

透過藏品的序列，可窺見藏家的追求與取捨；心愛之物的背後故事與其主人性情之間，總有着千絲萬縷關聯。香港著名收藏家、敏求精舍會員鍾棋偉，他的懷海堂以收藏明清官窯瓷器著稱，卻自言非「好古之人」；可以為買回失散藏品飛越大半個地球，但於拍賣場上從不抱「非買不可」執念。撇開這種種「矛盾」，他更像是一個孜孜不倦的赤心學子，從他身上，或可清晰見到「敏以求知」的光彩。 文：黃依江

## 窺視收藏家鍾棋偉追求與取捨

# 矛盾對決 敏以求知



■清乾隆青花折枝花卉紋四連瓶。

■大清乾隆年製哥釉雙耳瓶 懷海堂藏



■剔紅開光靈芝壽字八瓣蓋盒「大明嘉靖年製」款

■大清道光年間製粉彩九桃天球瓶 懷海堂藏



原因，並從中吸取教訓。難，更明白這場戰爭失敗戰爭為中華民族帶來的災角，讓後代記住這場侵略人開闢看待歷史另一個視棋偉希望這本圖冊可為今而以不能雪恥為恥」，鍾「古者不以言敗為恥，學、中學母校各一本。出版圖冊，贈予全港大港歷史博物館幫助下250幾張錦繪，又在香數年在拍賣場上買回這奮戰最後壯烈殉國的事跡，心有戚戚，於是前後甲午戰爭博物館參觀，讀到鄧世昌於戰爭中英勇及日俄戰爭的錦繪，緣起於他曾在山東省威海市批特別的收藏，是日本畫師繪製的描繪甲午戰爭不過，現在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鍾棋偉有一史是「辛酸史」，過去不強大，讀來心裏淒涼；「年輕時我不是「好古之人」，因為覺得中國

### 古者不以言敗為恥

鍾棋偉收藏的甲午戰爭日本錦繪圖冊。



■鍾棋偉收藏的甲午戰爭日本錦繪圖冊。



談起收藏之路的起點，鍾棋偉說自己在少年時就有收藏郵票，到中學畢業時已有一筆可觀收藏，「不過，我年輕時不知，郵票是『死』的收藏。」他清楚記得，自己是在1982年11月購買了人生中首件「正式」藏品，一件道光黃釉劃花碗。未幾，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關善明博士的「關氏所藏晚清官窯瓷器」展覽，他前往多次參觀興致不減，又將藏品圖錄翻來覆去地研讀，冥冥之中與官窯瓷器結緣，開始自己收藏之路。

### 見證瓷器市場變化

走過40年收藏路，鍾棋偉見證瓷器市場變化，與藏品價格巨大升幅，但瓷器藏品有升值空間，但不是潛能無限，不似油畫那般「天之驕子」可以拍到天價。最初購藏時，他並不是有目的地收購瓷器，只是常通過關善明博士購入，不太費心機選擇：「那時官窯瓷器普遍價格不高，道光年間的尤為便宜，只需幾千蚊。」但未料到今日，道光時期藏品價格竟翻升百倍，「十年前我賣掉一些道光（藏品），可能放到今日賣更貴，但我沒有後悔。」

除了賣出，鍾棋偉還多次將藏品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和香港藝術館，中大文物館於2019年舉辦的「皇朝禮器」展覽，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是由鍾棋偉捐出：「當時前館長告訴我，郭家彥（Iain Clark）博士捐了十幾件瓷質禮器，但要做展覽未夠數目，我就將自己從乾隆到光緒年間的祭器藏品全捐給他們。我不喜歡捐一部分又留一部分，太難看。」因為他的捐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在是除兩個「故宮」外藏有最多皇朝禮器的博物館，而年代之全、顏色之多，則更勝過兩個「故宮」的藏品。

### 不愛以高價競投

鍾棋偉坦言，自己不喜歡藏品被炒賣到離譜的高價：「我會看自己的消費能力，很貴的，再好我也不買。」他亦很少在拍賣場上與其他買家爭搶，除非是為展覽籌備特定藏品。為尋覓珍藏，鍾棋偉尤為熱衷於研究拍賣圖錄，他會仔細研讀後，剪出自己喜歡的藏品頁保存好，其餘就捨棄。比起拍賣行提供的電子版資料，他更青睞厚厚的紙質資料捧在手裏的實感：「我是『舊傳統』的人，一直都是靠

讀拍賣書學習、做筆記，書以後也可以變成很珍貴的資料。」除了圖錄，他還經常找學者專家的學術論文來研讀，不少藏品就是因為透過論文了解，才決定購藏。

而之所以將藏品大量捐贈給中大文物館，鍾棋偉是希望校內的學者可以利用這些藏品做更深入、創新的研究：「我整天思考很多問題，但沒有時間研究，不過可以給出一些建議，比如可以做什麼研究題目，用什麼角度去做等等。這些藏品他們可以研究，又可以拿來展覽吸引人來看，使得其所。」

■乾隆黃釉簠祭器



■道光黃釉劃花碗



■鍾棋偉與他捐贈給香港藝術館的藏品。

述這皇帝一生。的展覽，用藏品講朝嘉靖皇帝為主題館合作，舉辦以明年將與香港藝術找。」他並透露，花很多時間全世界尋藏品可遇不可求，我是儲存系列，但很多事？」「我最鍾意就

更出彩的故序列，講出

藏品是否可以補充自己已有的藏品

提示，另一考慮重點是：這件

個好故事。在價位合適前

有限的藏品，講出一

藏什麼，都要可以用

偉堅信，無論收

鍾棋

■青花海水雲龍紋壽字罐「大明嘉靖年製」款

